

夏 日 痴

正赶上冬天。天气是寒冷的，风是锐利的；但屋子里却极其舒适和温暖。花儿藏在屋子里：它藏在地底下和雪下的球根里。

那天恰巧下雨。雨滴渗入积雪，渗进地底下，见到了花儿的球根，同时告诉它，上面有一个明媚而温暖的世界。不久一丝又细又尖的太阳光穿过积雪，射到花儿的球根上，轻轻地亲吻了它一下。

“请进来吧！”花儿高兴的说。

“我还没能力做到这点，”太阳说。“我还缺乏足够的气力把门打开。夏天一到我就可以了。”

“夏天什么时候到呢？”花儿问。每次太阳光一射进来，它就不耐其烦的提问。不过夏天还早得很。地上仍然盖满了积雪；夜晚一到水上就结了厚厚的坚冰。

“夏天来得真慢！夏天来得真慢！”花儿说。“我感到浑身痒痒，我要伸伸腰，活动活动，我要开放，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花儿伸了伸腰，在那薄薄的外皮中挣扎了几夭。外皮已经被水浸得很柔软，被雪和泥土温暖过，被太阳光亲吻过。它从雪底和地面下钻了出来，绿梗子上结着淡绿的花苞，还长出又细又厚的叶子——它们就像是保卫花苞的卫士。雪虽然很冷，

但是很容易被冲破。这时太阳光暖暖的射在了花苞上，它的力量比从前要强大得多。

“欢迎！欢迎！”每一缕阳光都这样歌唱。花儿伸到雪上面来了，见到了一个美好而绚丽的世界。

阳光抚摸并且吻着花儿，让它开得更加充分和美丽。它像雪一样洁白，身上配有绿色的条纹。它怀着喜悦和谦逊的心情昂起头来。

“美丽的花儿啊！”阳光为它而歌唱。“你是多么的鲜嫩和纯真啊！你是第一朵花，你是唯一的花！你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你在田野里和城里宣告着夏天的来临——美丽的夏天！漫山遍野雪都会融化！冷风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将变为统治者！一切将会变绿！那时你会得到很多朋友：紫丁香和金链花，最后还有玫瑰花。但是你却是举世无双的第一朵花——那么娇嫩，那么可爱！”

这真是世上最大的快乐。空气好像是在引吭高歌并且奏着优美的音乐，阳光好像钻进了它的叶子和梗子。它直直地立在那儿，是那么柔嫩，容易折断，但同时伴随着它那壮丽的青春而显得无比强健。它穿着带有绿条纹的短外衣，它对夏天赞不绝口。但是夏天还早得很呢：雪块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寒风在呼啸着吹过花儿。

“你来得太早了一点，”风和天气说。“我们仍然在统治着；你一定已感受到了，你必须得忍受！你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不要跑到外面来炫耀吧。时间还早呀！”

天气更加冷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没有一丝阳光。对于这样一朵柔嫩的小花儿来说，这样恶劣的天气只会使它冻得裂开。令人惊奇得是它显得那么健壮，虽然它自己并不知道。

它从快乐中，从对夏天的渴望中获得了力量。夏天一定会到来的，它迫切的心情已经宣告了这一切，温暖的阳光也肯定了这一点。因此它满怀信心地穿着它饰有绿条纹的白礼帽，站在雪地上。当密集的雪花无情的层层落下来，压下来时，当刺骨的寒风在它身上扫过去的时候，它就微微的低头躲避。

“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撕成碎片！”它们说，“你会枯萎，会冻成冰棍儿。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你怎么禁不住诱惑呢？阳光骗了你呀！你这个夏天的痴儿！”

“夏天的痴儿！”一个声音在寒冷的早晨发出这样的感叹。

“夏天的痴儿！”有几个跑到花园里来的孩子惊异而兴奋地说。“这朵花是多么可爱啊，多么美丽啊！它是冬天里的头一朵花！”

这几句话在这朵花儿的心里升起了暖洋洋的火焰；这几句话简直就像温暖的阳光。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这朵花儿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已经被人摘下来了。它躺在一个孩子的手里，孩子的小嘴亲吻着它，带它到一个温暖的房间里去，给它温柔的目光，并浸在水里——它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和勃勃生机。这朵花儿甚至以为它已经进入夏天了。

这一家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姑娘——刚刚受过坚信礼。她有一个很要好的伙伴；他也是刚刚受过坚信礼的。“他将是我的夏天的痴儿！”她说。她捧起了这朵柔嫩的小花，把它放在一张美丽散发出香味的纸上，纸上是一首诗——关于这朵花的诗。这首诗是以“夏天的痴儿”开头，也以“夏天的痴儿”结尾的。“我的可爱的小宝贝，你真的能做一个冬天的痴儿呢！”她用夏天来跟它开玩笑。是的，它的周围全是诗。它被装进一个信封。它静静地呆在里面，四周是漆黑一团，它就像

回到了它地下和雪下的家。这朵花儿开始在一个邮袋里旅行。它尝尽了受挤压的苦头。这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旅程总会结束的。

旅程完了以后，信就被拆开了，被那位可爱的伙伴读着。他是那么兴奋，他吻着这朵花儿；把花儿跟诗一起珍藏在一个抽屉里。抽屉里有许多温馨的信，但就是缺少一朵花。它正像太阳光所说的，那举世无双的、唯一的、第一朵花。它一想起这事情就感到异常骄傲。

它现在有时间来回想这一切了。它想了一整个夏天。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临了。这时它被取出来了。不过这一次那个年轻人却是那么的伤心和失望还有愤怒。他一把抓着那张信纸，连诗一道扔到一边，花儿也跟着躺在了地上。它已经变得扁平了，枯萎了失去了原来绚烂纯洁的色彩，但是它不应该因此就被扔到地上呀。不过比起被火烧掉，躺在地上也算很幸运了。那些诗和信就是被火烧掉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嗨，就是经常发生的那种事情。这朵花儿曾经愚弄过他——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她在六月间爱上了别人。

太阳在早晨照着这朵压平了的“夏天的痴儿”。这朵花儿看起来好像是和地板融为一体似的。扫地的女佣人把它捡起来，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她以为它是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落下来的。这样，这朵花儿就又回到诗——印刷体的诗——中间去了。这些诗比那些手写的要伟大和美妙得多——最低限度，它们曾经花去了很多钱。

许多年过去了。那本夹有花的书被一双手取了下来，翻开，读着。这是一本好书：它是丹麦诗人安卜洛休斯·斯杜卜的诗歌集。这个诗人是值得认识的。书页一张张被翻开。

“哎呀，这里有一朵花！”他说，“一朵‘夏天的痴儿’它躺在这儿一定有什么意义。可怜的安卜洛休斯·斯杜卜！他也是一朵‘夏天的痴儿’，一个‘痴诗人’！他过早的出现，所以就碰上了冰雹和刺骨的寒风。他在富恩岛上的一些大人先生们中间只是瓶里的一支插花，诗句中的一朵花。他是一个‘夏天的痴儿’一个‘冬天的痴儿’，一个被人取笑的对象和傻子，然而他仍然是举世无双的，第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丹麦诗人。是的，小小的‘夏天的痴儿’，你就躺在这书里作为一个书签吧！把你放在这里面是有用意的。”

这朵“夏天的痴儿”于是又呆在书里和诗句们呆在了一起。它感到很荣幸和愉快，它已经意识到，它是一本美丽的诗集里的一个书签，而当初歌唱和写出这些诗的人也是一个“夏天的痴儿”，一个在冬天里被愚弄但却勇于展现自己的人。这朵花儿深深的了解这一点，正如我们也懂得我们的事情一样。

这就是“夏天的痴儿”的故事。

姑 妈

你应该认得姑妈！她真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也就是说，她的可爱并不和我们平时说得一样。她和蔼可亲，有自己的一种滑稽幽默的风格。如果一个人想聊聊闲天、开开什么人的玩笑，她绝对可以成为取笑的对象。她可以成为戏里的角色；因为她只为戏院和与戏院有关的一切而活着。她是一个很有地位

的人。但是经纪人法布——姑妈叫他佛拉布——却说她是一个“戏迷”。

“戏院就是我的学校，”她说，“我的知识就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重新温习《圣经》里的故事和历史：摩西啦，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啦，都成了歌剧！我在戏院里学到世界史、地理和人类学的知识！我还从法国戏中了解了巴黎的生活——很不正经，但是非常有趣！我为《李格堡家庭》这出戏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想一想吧，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她的妻子和她年轻的爱人在一起，居然喝酒喝得醉死了！没错，这五十年来我成了戏院的一个老主顾；在这期间，我流了数不清的眼泪！”

姑妈记得每出戏、每一情节、每一个要出场或已经出过场的人物。她只在那演戏的九个月才显得生机勃勃。夏天是没有戏上演的——这段时间她会突然的衰老。晚间的戏如果能演到半夜以后，那就等于延长她的生命。她不会和别人说得一样：“春天来了，鹳鸟来了！”或者：“据报道草莓已经在市场上卖了！”相反，每当秋天来临，她总喜欢说：“你没有看到戏院开始卖票了吗？戏快要上演了呀！”

在她的眼里，一幢房子是否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离戏院的远近而定。当她不得不从戏院后边的一个小巷子搬家到一条比较远一点的大街上，住进一幢对面没有邻居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她简直悲伤极了。

“我的窗子就是我的包厢！你不能总呆呆的坐在家里想自己的事情呀。你最好看看人。不过我现在就好像我是住在远离城里的乡下。如果我要想看看人，我非得到厨房去，爬到洗碗槽上。只有这样我才能看到对面的邻居。当我还住在戏院后面那个小巷子里的时候，我可以一览无余的了解那个卖麻商店

里的情景，而且只须走三百步就可以到戏院。现在我非得走三千大步了。”

姑妈有时也生病。但是即使她有天大的病痛，她决不会不看戏的。她的医生给她看过病后，开了份处方，叫她晚上在脚上敷些药。她遵照医生的话办了，但是她却没忘了喊车子去看戏，带着她脚上敷的药坐在那儿看戏。她甚至觉得在看戏的过程中死去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呢。多瓦尔生就是在看戏时死去的——她把这叫做“幸福之死”。

天国里如果没有戏院，她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当然是不可能随便走进天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已经死去的名男演员和女演员，一定还会在天国继续他们的事业的。

姑妈特意在她的房间里安了一条私人电线，直通到戏院。她在每天喝咖啡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报”，她的传话人就是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凡是布景或撤销布景，幕启或幕落，都是由他指挥。

她向他询问每出戏的概要。她把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叫做“讨厌的作品，因为它的布景太繁杂，而且头一场一开始就有水！”她这是指汹涌的波涛，这个布景几乎占据了整个舞台，抢尽了风头。相反，假如同样一个室内布景在五幕中都一点儿未变，那么她就要认为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出色和有始有终，是一出安静的戏，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布景就能很流畅的演起来。

在古时候——其实姑妈是指三十多年前——她和刚才所说的西凡尔生先生都还是青年人。他那时已经在装置部里工作，并且和她说得一样，已经是她的一个“恩人”。在那个时候，城里只有唯一的一个大戏院。在演晚场时，许多顾客不得不坐在戏台顶上的装饰间。每一个后台的木匠都可以控制一两个位

子。这些位子经常坐满了客人，而且都是社会名人：据说不是将军的太太就是市府参议员的夫人。从幕后看戏，而且当幕落以后看到演员怎样站着和怎样动作——那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姑妈有好几次在这样的位子上看悲剧和芭蕾舞，因为需要大批演员上台的戏在台顶上的装饰间里看时才最有趣。你坐在黑暗中，而且这儿许多人都随身带有晚餐。有一次三个苹果和一片夹着香肠的黄油面包恰巧掉到监狱里去了，而狱中的乌果里诺却偏偏在这时快要饿死。这引起观众哄堂大笑。后来戏院的经理再不准许观众在那里看戏，主要就是为了香肠和面包的缘故。

“不过我到那上面去过三十七次，”姑妈说。“西凡尔生先生，我会永远记得这件事。”

当布景间最后一次为观众开放的时候，《索罗门的审判》这出戏正在上演。姑妈记得再清楚不过了。她通过她的恩人西凡尔生先生为经纪人法布弄到了一张门票，虽然他并不值得这样做。因为他老是跟戏院开玩笑，而且还常常借此挖苦她。不过她还是为他弄到了一个位子。他要“倒看”演员们的表演。姑妈说：这个词儿是他亲自独创的——真能代表他的个性。

因此他就从上面“倒看”《索罗门的审判》了，同时也就睡着了。你很可能认为他先前赴过某个约会，喝光了好多杯酒。他睡过去了，所以被锁在里面。他整整在戏院里睡了一个晚上。睡醒以后，他向姑妈讲了他看到的一切，但是姑妈却不相信他的话。经纪人说：“《索罗门的审判》演完了，所有的灯光都灭了，楼上和楼下的人都走光了；但是真正的戏——所谓‘余兴’——还只是刚刚开始。”经纪人说：“这才是最精彩的

戏呢！道具都活起来了。它们不是在演《所罗门的审判》；当然不是，它们是在演《戏院的审判日》。”这一套话，经纪人法布居然胆敢叫姑妈相信！这就是她千方百计帮他弄到台顶票的报酬。

经纪人所讲的话，听起来确实很可笑，不过骨子里却是包含着恶意和讽刺。

“那上面是黑漆漆的一片，”经纪人说，“不过只有在这种情景下，壮观的妖术演出《戏院的审判日》才能开始。收票人站在门口。每个看戏的人都要交出德行的证明文件，看他要不要戴着手铐，或是要不要戴着口络进去。在戏开演后迟到的社会名流，或者故意在外面消磨时间的年轻人，都被拴在外面。除了戴上口络以外，他们的脚还得套上毡底鞋，只有在下一幕戏开演时才能进去看。这样，《戏院的审判日》就开始了。”

“这真是连上帝都未曾听到过的最荒谬的谎言！”姑妈说。

布景画家假如想上天，他就得爬上去他自己画的梯子，但是这样的梯子是任何人也不可能上去的。这可以说是犯了违反透视规则的错误。舞台木工如果想上天，他就得把他煞费心思和力气放错了地方的那些房子和树木搬到正确的地方。而且必须在临晨鸡叫以前就搬好。法布先生如果想上天，也得留神。更不用说他所形容的那些悲剧和喜剧中的演员，歌唱和舞蹈的演员，他们真是一无是处。法布先生！佛拉布先生！他真不配坐在台顶上。姑妈永远不会也不愿把他的话转告任何人。但是佛拉布这东西，居然说他已经记下了所有的一切，而且还要出一本书——不过当然是他死去以后的事儿，不在他死去以前，因为他怕人家活剥他的皮。

姑妈只有一次在她的幸福的殿堂——戏院——里感到恐怖

和苦恼。那是一个冬天——那种一天只有两个钟头的稀薄的阳光的日子里。天气那时异常寒冷还飘着雪花，但是姑妈不得不到戏院里去。除了一个小型歌剧和一个大型芭蕾舞、一段开场白和一段收场白以外，主戏是《赫尔曼·冯·翁那》。这出戏一直会演到夜深人静。姑妈非去不可。她的房客借给她一双里外都有毛的滑雪靴。她连小腿都伸进靴子里去了。

她走进戏院，在包厢里坐下来。靴子使她感到很暖和，因此她没有脱下来。突然之间，有一个喊“着火了”的声音叫了起来。烟从舞台边厢和顶楼上冒了出来，这时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骚动。大家都拼命的往外跑。姑妈坐在离门最远的一个包厢里。“布景从第二层楼的左边看最好，”她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它是专为能够坐在皇家包厢里的人的欣赏而设计的。”姑妈也想跑出去，但是她前面的人已经在恐怖中无意地把门关上了。姑妈只得呆在里面，既不能出，也不能进——那就意味着，进不到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去，因为隔板比人高许多。

她拼命的大喊，谁也听不见。她往下面那层楼看去。那儿已经空无一人。这层楼很低，而且隔她很近。姑妈在恐怖中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像过去一样年轻和灵活了，她想跳下去。她一只腿跨过了栏杆，另一只腿死死的抵住座位。她就是这样像骑马似地坐着，穿着漂亮的衣服和鲜艳花裙子，一条长腿悬在外面——一条穿着庞大的滑雪靴的腿。那副模样真是叫人毕生难忘！她当真被人看见了，她的求救声也被人听见了。她终于脱离了火海，因为戏院到底还是没有被烧掉。

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晚。她很庆幸她当时没法子看见自己那副落魄的样子，否则她简直要羞死了。

她的恩人——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经常在礼拜

天来看她。不过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确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在每个星期三前后，她就找个小女孩来吃“剩饭”——这是指，把每天午饭后剩下的东西给这小女孩当晚饭吃。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芭蕾舞班子里的一个小演员；她的确需要东西吃。她真是一个可怜虫。她每天在舞台上演一个小妖精。她最难演的一个角色是当《魔笛》中那只狮子的后腿。不过随着她慢慢地长大，可以演狮子的前腿。演这个角色，她只能得到三毛钱；而演后腿的时候，她却能得到多得多的钱——一块钱——在这种情形下，她得弯下腰，甚至难以呼吸。姑妈觉得知道这种内幕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她真应该和戏院一起永远生存下去，但是她却活不了那么久。她也没有得到她所希望的“幸福之死”，她是在她自己的床上安静地、庄严地死去的。她临终的一句话真是让人感动。她问：“明天有什么戏上演？”

她死后大概留下了五百块钱。这件事我们是从她所得到的利息推论出来的——二十元。姑妈把这笔钱作为遗产留给一位没有家的、循规蹈矩的老小姐。这笔钱是专为每年买一张二층楼上左边位子的票而存在的，而且是星期六的一张票，因为最好的戏总在这天上演；同时她每星期六在戏院的时候必须怀念和祈祷一下躺在坟墓里的姑妈。

这就是姑妈的信仰和生命。

癞蛤蟆

水井深不可测，因此绳子也就很长很长。当人们要把装满了水的汲水桶拉出来的时候，滑轮几乎再也转不动了。井水即使再怎么清澈，太阳总是没有办法照进去的。不过凡是阳光可以照耀到的角落，就有绿色的植物从石缝之间顽强的生长出来。

这儿住着一个癞蛤蟆的家族。他们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事实上他们是跟老癞蛤蟆的妈妈一不小心倒栽葱跳进来的。她一直活到现在。不管是早就住在这里的，还是正在水里游着的青蛙，都承认和他们是亲戚，同时也把他们称为“井客”。这些“井客”愿意在这儿住下来。他们把潮湿的石块叫做干地；他们打算在这里安安稳稳的活下去。

青蛙妈妈曾出外旅行过一次。当汲水桶被拉上来的时候，她就在里面。但是她觉得阳光太强烈了，刺痛了她的眼睛。很幸运，她马上就跳出了水桶，又回到了井里。她腰痛了整整三天，一动都不能动。她其实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不过她知道，所有别的青蛙也全知道——水井并不代表全部的世界。癞蛤蟆妈妈大概可以说出一个所以然；不过当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总是闭而不答，因此别人也就不再问了。

“她简直是又笨又丑，又胖又讨厌！”小青蛙们都这样说。“她的一些孩子们也一样。”

“也许是这样，”癞蛤蟆妈妈说。“不过我告诉你们他们其中有一个头上嵌有一颗宝石，假如不在我的头上。”

青蛙们都听到了这句话，他们都惊奇的把眼睛睁得如铜铃般大。当然他们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话的，因此冲她扮个鬼脸，跳到井底去。不过那些小癞蛤蟆们特别伸伸后腿，感到骄傲极了。他们都以为自己头顶上镶有那颗宝石，因此把头昂着，一动也不敢动。但是后来大家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感到骄傲。宝石究竟是种什么稀有的玩意儿。

“是一种漂亮和昂贵的东西，”癞蛤蟆妈妈说，“我简直无法形容！那是一种你戴上去非常得意，别人则会非常嫉妒的宝贝。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吧，我是不会回答的。”

“是的，我怎么会拥有那样一颗宝石呢？”最小的那个癞蛤蟆说。他是一个会让别人不愉快的小玩艺儿。“我凭什么拥有那样珍奇的东西？如果它其丑无比，那么我也不会感到得意的！不，我只希望将来有机会站在井边看看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那一定是非常有趣和快乐的！”

“你应该留在原来的地方，别胡思乱想！”老癞蛤蟆说。“这是你根生土长的地方，你熟悉这儿的一切。当心那个汲水桶啦！它可能把你压碎。即使你安全地跑进里面去，你也可能跌出来的。我跌过一跤，尽管一点儿也没受伤，但不是每个癞蛤蟆都能像我这样幸运呀。”

“呱！”小癞蛤蟆说。这就像我们人类说的“哎呀”一样。

他非常想跑到井边去看看；他渴望瞧瞧上面的绿东西。第二天早晨，当盛满了水的汲水桶正往上伸的时候，在小癞蛤蟆坐着的石头旁偶尔停一下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乘机抖了抖身体，跳到这个盛满水的桶里，一直沉到水底，直到桶被拉上

来，他也被倒出来了。

“呸，真没劲！”看到他的那个人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东西！”

他用木拖鞋踢了它一脚。癞蛤蟆险些要成了残废，不过他总算是滚进旁边一丛很高的荨麻里去了。他把周围的麻梗子看了又看，还朝上面望了一眼。阳光直直的透过叶子；叶子简直就是晶莹剔透。这对于他说来，简直就像我们人类自己踏入了一个大森林里，太阳从青枝绿叶之间透进来。

这儿比在井里漂亮和舒服得多了！叫我在这儿住一生也是乐意的！”这只癞蛤蟆陶醉不已，他在这儿呆了一点钟，呆了两点钟！“我倒很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像什么？我既然跑了这么远的路，那么当然可以再跑远一点！”于是他拼命地往远爬。他爬到了一条大路上，当他正在横爬过去的时候，太阳在照着，灰尘在路上飞扬。

“这儿才算是真正的干地，”癞蛤蟆说。“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真是舒服极了！”

他现在来到了一条水沟旁边。这儿长着毋忘我花和绣线菊；紧挨着的是一道山楂和接骨木形成的篱笆，上面悬挂着许多白色的旋花。不同色彩在这里争奇斗妍。这儿还有一只蝴蝶在飞舞。癞蛤蟆以为它是一朵花，为了要好好地观赏这个世界，才从枝子上飞走——这当然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假如我能像它这样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癞蛤蟆说。“呱！哎呀，那真是世上最快乐的事儿！”

他在沟里呆了八天八夜，根本不用担心食物。到了第九天，他想：“再向前走吧！”但是他还能到达什么比这儿更加漂亮和舒服的地方呢？他可能找到一只小癞蛤蟆和少数青蛙。昨

天晚上，风里传来一种声音，好像是说附近住着一些“亲戚”似的。

“活着真愉快！跳出那个狭小的水井，躺在荨麻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爬，在湿润的沟里休息！但是必须得再向前走！我们得找一些青蛙或者是一只小癞蛤蟆。离开了他们活着也没意思，光有大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他又开始四处游荡。

他来到田野里的一个满是大丛的、漂亮的灯心草小池旁边。接着他就走了进去。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太潮湿了？”青蛙们说。“不过我们非常欢迎你！——可以知道您是一位先生还是一位小姐吗？不过你说不说都不重要，我们欢迎你就得了！”

这天晚上，他作为嘉宾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一个家庭音乐会：满腔的热忱和微弱的歌声的完美结合。我们都熟悉这一套。会上虽然没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但是水可以随便喝——假如你觉得高兴和有这个劲儿的话，你可以把一池的水喝的一滴不剩。

“但是我还要继续前进！”小癞蛤蟆说。他老是在追求更美好，更有意义的东西。

他看到许多美丽的终身难忘的景象：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新月在射出幽幽的光辉。太阳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远。

“我觉得自己仍在井里，不过在一个较大的井里罢了。我必须爬得更高一点。我的心情总是在不断的渴望和追求！”

当这个可怜的丑丑的小癞蛤蟆看到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的时候，他想，“这是不是从天上放下来的一个汲水桶？我不知

道能不能跳进去，爬得更高一点？难道太阳不是一个大汲水桶吗？它是那么大，那么亮！它可以把我们统统都装进去！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觉得我的脑袋里在发光！我不相信宝石能够发出如此强烈的甚至有甚于此的光！但是我并没有宝石，我也不一定要为这而感到悲伤。不，更高地爬进快乐和光明中去吧！我有这个信心，可是我也害怕——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但是我非办不可！前进吧！向着崇高的目标沿着大路前进吧！”

于是他就前进了——尽一只像它那样儿的动物所能前进的那样和它所有的努力去前进。他来到一条旁边住了人的大路上。这儿有花园，也有菜园。他停下来到一个菜园旁边休息一下。

“世上有多少不同的动物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能引起人的幸福感啊！不过你也得走过去亲自看看，不能呆在一处一动不动！”因此他就跳进菜园里去。“这儿真是又绿又美丽！”

“这些我早就知道！”白菜叶上的毛虫说。“我的这片叶子是这儿最大的！它盖住了半个世界，但是没有这半个世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咕！咕！”一个声音冒了出来，接着就有一些母鸡进来了。她们在菜园里东逛逛，西瞧瞧。

走在最前面的那只母鸡是远视眼。她一眼就瞧见了那片皱菜叶上的毛虫。她啄得它滚到了地上，卷做一团。母鸡先用一只眼睛仔细得看了看它，接着又用另一只眼睛研究了一番，因为她猜不透，它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它这样做决不是自愿的！”母鸡想。于是它低下头去又啄

了一下。癞蛤蟆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得竟爬到母鸡跟前了。

“它居然还有援军！”母鸡说。“瞧这只会爬行的丑东西！”母鸡转身就走。“我才不稀罕这一小口绿色的食物；这只会弄得我的喉咙发痒恶心！”

别的鸡也同意她的看法，一下子鸡全走散了。

“我卷动一下就逃过了一劫！”毛虫说。“可见胸有成竹是必要的。不过最让人心烦，最困扰我的事情还在后面——怎样回到白菜叶上去。那里究竟在哪儿？”

小癞蛤蟆走过来，表示同情和祝贺。他很高兴，他居然用它丑陋的外貌把母鸡吓跑了。

“你在说什么？”毛虫问。“事实上是我自己凭自己本事从她那儿逃出来的，你的样子的确难看！我还是回到我的老地方吧！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白菜的气味了！我已经在我的菜叶上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得爬上去！”

“是的，爬上去！”小癞蛤蟆心想。“爬上去！它的想法跟我一样。不过它今天显得不太高兴，这大概是因为它吓了一跳的缘故。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往上爬！”

因此他就尽量地抬头伸长脖子朝上面看。

鹤鸟正坐在农家屋顶上的窝里。他叽哩咕噜地讲些什么东西，鹤鸟妈妈也在叽哩咕噜地讲一些莫名其妙，让人听不懂的东西。

“他们住得真是高！”癞蛤蟆想。“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爬得那么高！”

农舍里住着两个年轻的学生。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博物学家。一个热情地歌颂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欢乐地描述迫切的他心中的感想，他用简单、明了、丰富、和谐的诗句把这一切